



那年冬天我八岁,第一次知道锅铲可以有重量。

天还没亮,爷爷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。我迷迷糊糊套上棉袄,眼镜还没戴好,就被拉出了门。北风像刀子,我把手揣进袖子,缩着脖子跟在爷爷身后,脚下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
“爷爷,去哪儿啊?”我问。
“你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走着走着,我闻到了一股香味,直勾得我肚子咕咕叫。我忘了冷,拉着爷爷往前跑。
“慢点,摔了咋办?”
“有好吃的!”

集市上人很多。我个子矮,被挤在人堆里,什么也看不见。我踮起脚,挤得眼镜都歪了。
“让让,孩子看不见!”爷爷喊。

人群让开一条缝。我看见一口黑乎乎的大铁锅,正冒着白烟,锅下面烧着柴火,火苗舔着锅底,一个老头弓着腰站在锅边,拿着一把铁铲,“哐哐哐”敲着锅。

那声音特别响,一下一下,像敲在我心里。老头的动作很快,他抓起一把葱花,“唰”地撒进锅里,紧接着又拿起一瓣蒜,用手掌猛地一拍,然后也扔了进去。铁铲在锅里翻腾,那些饼丝就自己跳起舞来,在空中散开又聚拢,没有一根掉出来。

我看呆了。
老头舀起一大瓢水,举得高高的,“刺啦”一声浇下去,白烟顿时像一团云,“腾”地升起来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炒煎饼已经递到了我面前。

“小心烫。”爷爷说。
我顾不得,吃了一大口,烫得差点跳起来。但我舍不得吐出来,一边“哈哈”吹气,一边嚼。饼皮韧,饼丝筋道,蒜香葱香芝麻香,全挤在一起。

“好吃吗?”爷爷问。
我点头,像小鸡啄米。
“这就是老秦的手艺。”

老秦。我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后来我常缠着爷爷去赶集,就为了去看老秦炒煎饼。

老秦的摊子总是最热闹。我喜欢站在锅边,看老秦的手。他的手很黑,指节很粗,指甲缝里有黑灰。但那双手又快又准,铲子在他手里像活的,想让饼丝往哪儿飞,就往哪儿飞。

我看了很多次,还是看不懂。
有一次,我忍不住问:“老秦,我能学吗?”
老秦正忙着,头也不抬:“学啥?”
“炒煎饼。”
“学不会。”
“为啥?”

“你看看那铲子。”
我看了看那把铲子,铁的、黑的,把手被磨得发亮。
“那铲子多重,你知道吗?”老秦问。
我摇头。
“八斤。”老秦说,“八斤的铲子,你拿得动吗?”
我不信。怎么可能那么重?
“不信?”老秦笑了,“试试。”说着,他把铲

子递给我。
我伸手去接,刚碰到,手就往下沉。我赶紧用两只手抓住,胳膊还是在抖。我咬着牙,想把铲子举起来,举到一半就举不动了。

“看吧。”老秦把铲子接过去,“学不会。”
他继续炒他的煎饼,铲子在他手里轻飘飘的,像没有重量。
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想着那把铲子。我不服气,但我知道老秦说得对。

上了初中,我去镇上读书,很少回村。老秦的煎饼,慢慢变成了记忆里的味道。有时候做梦,梦见那口锅,梦见白烟升起来,梦见铁铲敲锅的声音。醒来时,好像还能闻到蒜香。

初二那年冬天,周末回家,我跟爷爷说想去吃煎饼。爷爷看着我,半天才说:“老秦病了。”

“啥病?”
“脑溢血,住院了。”爷爷叹气,“医生说,左边身子废了,以后不能干了。”
我愣住了。

那天,我还是去了集市。老秦的摊位空着,地上有些炭灰,被风吹得到处飞。我在那里站了很久。周围很热闹,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糖葫芦的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但我耳边只听见风吹过的声音。

我忽然觉得,世界上有些东西,你以为它会一直在,但它突然就没了。
初三那年春节,年初五要去赶集,我不想去,但爷爷说:“去看看吧,也许有惊喜。”
我跟着爷爷往集市走。天很冷,但没有风。太阳出来了,照在雪地上,白得晃眼。

快到集市时,我看见一缕白烟升起来。那白烟的位置,是老秦的摊位。

我的心忽然紧了一下,拉着爷爷快步走过去。

终于,我看见老秦了。他还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黑棉袄,人瘦了一圈,腰弯得更厉害了。他的左手搭在锅边,轻轻地抖,像风中的树叶。

但他握着铲子的右手,很稳。
老秦正往锅里扔肉丁。他的动作慢了,没有以前那么快了,但每一粒肉丁都能准确地落进锅里。铲子翻起来,饼丝跳起来又落下去,依然没有一根掉出来。

周围的人都在看他的左手,但谁也不说话。大家安安静静排队,等着买煎饼。

我走到前面。老秦抬头,看着我愣了一下,笑了:“嘿,长这么高了。”
我接过煎饼,尝了一口,还是那个味道。

老秦一边炒一边说:“住院那阵子,天天想这口锅。躺在床上,闭上眼睛,就听见铲子敲锅的声音,‘哐哐哐’的。”他笑了笑,“医生说,我左手废了,让我别干了。我说,废就废呗,右手还能动呢。只要右手还能拿铲子,就还能炒煎饼。”

我看着他的右手,那只手握着铲子,手背上青筋暴起。
八斤重的铲子,在他手里,还是那么稳。
我忽然说:“老秦,我想学。”
老秦的手停了一下。铲子悬在锅上方,白

烟绕着铲子转。
“你不是早就放弃了吗?”他问。
“我没放弃。”我说,“我还一直记得这把铲子。”

老秦看着我,过了一会儿,他把铲子递过来:“拿着。”
我双手接过铲子。
还是很重,但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重了。也许是我长大了,也许是我做好准备了的。
“感觉怎么样?”老秦问。

老秦的煎饼摊



路来浩

“重。”我说,“但我能拿住。”
“那就学吧。”
从那以后,每次放假,我都去老秦的摊子,让他教我握铲子。

“不是这么握。”他把我的手摆正,“要像握锄头,五个指头都要用上劲儿。”
我照着老秦说的做。铲子虽然很重,但我握得紧紧的。

老秦教我翻饼丝。“翻,不是翻个面儿就行。”他示范给我看,手腕轻轻一转,铲子一挑,那些饼丝就跳起来,在空中散开,又稳稳落回锅里。“要让每一根都沾上油,这样炒出来的煎饼才入味儿。”

我试了好多次,还是翻不好,不是翻少了,就是翻过头了。有时候用力太猛,饼丝飞出去,掉在地上。

“别急。”老秦说,“这活儿,急不得。快,是慢慢练出来的。”

我继续练。手起了泡,泡破了,磨出了茧。老秦也不说什么,但每次看到我的手,就把铲子接过去:“今天到这儿。”

我不想停,但我看见老秦的左手抖得越来越厉害,我就不说话了。

慢慢地,我能翻动饼丝了。慢慢地,我能完整地炒出一份煎饼了。

腊月二十三那天,特别冷。我炒了一份煎饼,递给等了很久的大叔。大叔尝了一口,点点头:“行啊,有点儿意思了。”

我转头看老秦。他正往锅底添柴火,头也不抬。但我看见他嘴角微微翘了一下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老秦笑。
那个春节过得很快。大年初一,我去给老秦拜年。老秦给了我一个红包,里面塞得鼓鼓的。我打开一看,是一双棉手套,手心那里缝



青春园地
本刊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
投稿邮箱 wuzkzhuanlan@sina.com

二
高考的第一天是我十八岁的生日,同学们都纷纷在考场外拥抱我,说是要沾沾喜气。

第一科考的是语文,那一年的试卷很难。也许是因为紧张,我的脑子很乱,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写作文的题目,只写了作文内容,就交了卷。

等到下午进数学考场的时候,外面下起了好大的雨,大家都开玩笑说是老天爷因为见了数学卷子而震怒。天上雷声一个接一个,直到考试结束才雨过天晴。那一年的数学试卷果然毫无意外地难得要命,而我也毫无意外地发挥失常。

那天晚上我饭也吃不下去,一直坐在房间里哭,我流着泪跟父母说因为在失误太大,我想复读,父母一直在安慰我。

事情的转机发生在第二天下午,那是英语二考。也许是因为前面的失误太大,我居然放松下来了,题答得十分顺畅,所有题目迎刃而解。

考完地理的那一瞬间,铃响起来,我才意识到高考所有科目都结束了,我正襟危坐,看着卷子被收上去。

没有一个人因为考试结束而兴奋,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考场里。

那是我人生中最难挨也最安静的几分钟了,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,仿佛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。

老师收完卷子密封后,示意我们可以离开了,大家纷纷收拾东西离开。

走出考场,我看到很多家长捧着一束束颜色不一的鲜花在外等候,我也收到了一束向日葵。回家路上,我慢慢把脸凑近嗅了嗅,向日葵的味道很好闻,带着夏天草木的气息和阳光的味道。

“考完啦?”妈妈问我。
“大概吧。”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这三个字,带着一种不确定和慌张的感觉。恍惚中,我突然产生一种错觉,好像我参加的不是高考,只不过是又一次寻常的摸底考。

回家以后,我没有对答案,没有估分,只是默默把书一本一本放回箱子里,将它们封存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

自由了,在我拿到手机的那一刻,一种兴奋感慢慢爬上心头。我用了十二年,终于长成了我一年级写的作文里最想成为的大人。

高考出分那天,朋友过来陪我查分。我们坐在通往顶楼天台的楼梯上,“你不要紧张。”他安慰我。

我茫然地看着远处,手里攥紧了手机:“我才不紧张!”可事实上,我脑子一片空白,仿佛心跳都停止了。

分数下来了,比我预估的高了五十分。那一刻我真的觉得眼前一片晕眩,没有兴奋,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委屈和恐惧感袭上心头。

我嚎啕大哭,仿佛眼泪就该以这种方式宣泄出来。我整个人倚在楼梯的栏杆上,哭得站都站不住。朋友忽然拉住我,说:“一切都结束了,我们自由了!”

听到他的话,巨大的惊喜瞬间取代了悲伤,将我拉回现实。那一刻,世界仿佛都明亮起来。是啊,结束了,自由了。我新的人生开始了。

三
我时常在想,这么多年我们不知疲倦地跑,一次次从新的起跑点出发,努力奔向一个个未知的未来,到底是为了什么?

电影《阿飞正传》中有一个意象叫“雨燕”。雨燕有一个别称,叫无脚鸟,传说中它是一种没有脚的鸟,一生都在空中飞翔,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。这种鸟一辈子只落地一次,那就是死亡的时候。

雨燕就这样无意识地一直往前飞,不能停,也不让自己停。飞着飞着,它麻木了,甚至产生了幻觉,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脚,最终成为一只“无脚鸟”。

我们就像是一群无脚鸟,不断地到处迁徙,从平庸出发,飞向每个人期待的更美好的未来,却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。

就像加缪说的,“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”。

如果他是痛苦的,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诞而没有意义的,那么那块巨石就不会一次次被推向山顶。

于是我想,这大概就是痛并快乐着。回忆袭来时,那些拦不住,过去的一切苦辣酸甜,个中滋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我当然可以允许自己灿烂、勇敢、乐观阳光;也可以允许自己怯懦、软弱、落荒而逃。

这都是我,也是我的青春时光。
(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系2023级本科生 指导教师 侯平)

了一层牛皮。
“炒煎饼用的。”老秦说,“戴上,手不疼。”
我戴上了试。有点儿大,但很暖和。
“等你手再长大点儿,就正好了。”老秦说。
我点头。我想说谢谢,但没说出来。
老秦也不说话。他坐在炕上,左手还在抖。我看着他的右手,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那把铲子的情形。那时候我觉得,八斤重的铲子,怎么可能拿得动?但老秦拿了几十年,直到现在,还在拿。

正月初五那天,我早早去了集市。老秦正在生火。我帮他劈柴、添柴、烧水。火烧起来,锅热了,我往锅里倒油。
“今天你来炒。”老秦说。
“我?”
“嗯。你炒,我看着。”
我握着铲子,心里有点儿慌。老秦站在旁边,左手搭在锅边,右手背在身后。他不说话,只是看着。

我把饼丝放进锅里,铲子翻起来,一下,两下,三下。饼丝在锅里跳着,我的心也跳着。
“手腕松点儿。”老秦说。

我手腕松了松。
“再翻一遍。”
我又翻了一遍。
“行了,出锅。”
我把煎饼盛出来,递给第一个客人。那人吃了一口,嚼了嚼,点头:“不错。”
我松了一口气。

那天我炒了很多份煎饼。老秦一直站在旁边,偶尔说一两句话,大多数时候就是看着。他就那么站着,从天亮站到日头偏西。

收摊的时候,老秦说:“你学会了。”
“我还差得远。”我说。
“差得远,也是会了。”老秦说,“会了,就一直往下学。”

我不太懂。但我点头。
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这句话。会了,就能往下学。我好像明白了什么,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。

开学后,我回学校了。那学期特别忙,周末也很少回家。有时候做作业做到很晚,困得眼睛睁不开,就想起老秦炒煎饼的样子。铲子在锅里翻腾,白烟升起来,“哐哐”的声音在空气里炸开。那声音特别清楚,就像在耳边。

那年夏天,马上要放暑假,回家前我给老秦打了个电话,说暑假想继续去学炒煎饼。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,才传来老秦的声音:“行。”
但我没等到暑假。

期末考试那天,我正在考数学,班主任进来,把我叫出去,说爷爷打电话来,让我赶紧回家。

“出什么事了?”我问。
班主任看着我,半天才说:“是有位姓秦的长辈去世了……”
我愣住了。
我请了假,坐最早的班车回家。一路上

年少时的理想,总有几分幼稚。
我曾无数次乘车经过天津师范大学,脑海里曾这样想象:秋日清晨时分,走过校园铺满金叶的林荫道,听身旁同学说着亲切的天津话,在图书馆里安静地读书学习……那便是我无数日夜奋力奔赴的目标,是我藏在心底的憧憬。整个高中阶段,我始终带着这样的想象与期待,期盼着自己会在这里度过四年的大学时光。

直到去年盛夏,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的家中。当我看到快递件封皮上写着海南师范大学字样时的那一刻,真有几分猝不及防的怅然,眼看就要抵达心心念念的彼岸了,船头却忽然弯了弯,驶向了陌生的远方。

我望着通知书上浅蓝色的校徽,之前脑海中想象的种种画面,突然间就成了被风吹乱的蒲公英,四散飘走,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失落,先前的笃定与期待,在这一瞬间化为了泡影。

然而,这份惆怅在我心上并没有停留太久,就被悄悄萌生的憧憬渐渐填满。我试着放下之前的执念,试着描画海南的模样。从前只在影视剧里见过海南的风光,那里是碧海蓝天中的陆地,那里没有北方秋日的萧索和冬日的严寒,四季都裹在温润的风里。

我开始畅想初次踏上海南的土地,迎面会吹来怎样的风;我还畅想在海师大的校园里,是否会像椰树矗立,硕大的叶片随风摇晃。海南的清晨是否会有很多鸟儿在窗外鸣叫?在宿舍里,能否听见海上传来的渔船的汽笛声?能否遇上几位志同道合的舍友,周末几人一起,在海边漫步,聊各自的梦想与未来?还有更多的遐想,让我心生无边的憧憬。

从天津到海南,跨越的不仅是千里山河,更让我从执着坚定到欣然远赴,从心怀怅然到满心憧憬,得到了心灵的成长。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,我几乎天天都在盼望早日踏上南国那片满是生机与诗意的土地,渴盼快快走进海师大的校园,在椰林树影下,谱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。

当我拖着沉甸甸的行李,推开宿舍门的那一刻,室友们的每个人的眼神里都藏着几分拘谨与试探,大家来自五湖四海,有着迥异的乡音、不同的生活习惯,偶然相聚在这一方小小天地,一时间还没找到相处的方式。

最初的日子,安静且疏离。清晨,有人悄悄起床背书,有人匆匆洗漱。夜晚,台灯亮起,键盘敲击声、书页翻动声交织在一起,却少了几分彼此关怀的暖意。舍友们各自守着自己的小世界,互相交流时,也多只是点到即止,彼此之间仿佛隔着一层薄薄的纱,客气又生分。我暗自并着,这或许,就是大学宿舍的常态。舍友,不过是并肩走过几年的同路人,各顾各的也算安稳。

我一直看着窗外。树在往后退,房子在往后退,田野也在往后退,只有我在往前,不知去向何处……

到家时,天已经黑了。爷爷坐在堂屋里,手里拿着个布包。看见我,他站起来,把布包递给我。“老秦给你的。”爷爷说,“他说,你学会了。”
我打开布包,是那把铁铲。
我拿着铲子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参加完老秦的葬礼,那天晚上我没睡着。我把铲子放在床边,一直看着。月光照进来,照在铲子上,泛着暗暗的光。

我想起第一次拿这把铲子,重得拿不住;想起老秦说“学不会”时的样子;想起他教我握铲子时,左手抖个不停,右手还紧握着铲子;想起他说,会了,就能往下学……

我忽然明白了。
老秦说我会学了,不是说我掌握了他的手艺,他是在说,我学会了拿起这把铲子。
能拿起来,就能往下学。
那年春节,我回家了。

年初四那天,我跟爷爷说:“明天我想去集市上摆摊。”
爷爷看着我,点点头:“好。”
年初五天还没亮,我就起来了。我戴上老秦给我的手套,那双手套现在正合适。

我和爷爷把铁锅从仓房里搬出来,锅底还有去年的炭灰。我用雪擦了擦,又烧了一锅开水,把锅烫了一遍。

我们把锅扛到集市,架在土灶上。爷爷劈柴,我点火。火苗窜起来的时候,天刚蒙蒙亮。

我往锅里倒油。油热了,我把饼丝放进去。铲子在我手里还是很重,但我握得很稳。

开始炒第一份煎饼时,我手有点儿抖,但我记得老秦说的话:“别急。”我慢慢翻,一下一下,铲子碰到锅边,发出“哐哐”的声音。
这声音在集市上响起来,有人转过头。
“老秦的摊子又开了?”
“是他徒弟。”
人们慢慢围过来。

我炒得很慢,火候掌握得也不太好,锅气也不够足。但我认真真炒每一份煎饼,葱花撒下去,蒜瓣拍碎了扔进去,水舀起来浇下去,有白烟升起来……

第一份煎饼出锅,我递给一个老大爷。老大爷尝了一口,嚼了嚼,然后点头:“不错,有那个味儿了。”

我继续炒下一份。
炒着炒着,我好像听见老秦在对对我说话。
“手腕松点儿。”
“火大了,加点儿水。”
“行了,出锅吧。”
我抬起头,周围只有排队买煎饼的人,没有老秦。

但那声音一直在。
爷爷站在人群外看着我,他的眼睛红红的。
我朝他笑了笑,继续炒。铲子在我手里翻腾着,很重,但我会一直学下去。

(作者系南开大学国际经贸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)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雨季又来了。潮湿的、厚重的、绒质的天空,裹挟着没完没了的雨。天空变成了倒悬的海,暴雨打在地上,变成了一缕一缕的烟,空气里潮湿黏腻,都是泥土的气息。

幼年时的雨好像总与零食有关。儿时我喜欢在雨天冲进小卖部里,将辣条、糖水,还有一块钱一包的薯片揣进那个小小的黄色袋子里,然后一路冲回家,在路上跑一边跑一边掏零食往嘴里塞。雨水顺着伞缝打下来,淋在零食上、手上,于是零食也变成了雨的味道。

又下雨了。
我伸出手去接,雨像天空掉下来的银链,一点一点缠在我手上,一种冰凉和湿滑的触感,顺着我的手臂滑下去。

因为雨下得频繁,我人生中不少重要的事好像都是在雨中发生的。那些湿漉漉的记忆如今再翻开,即便晾干了,也像泡过水的纸张一样,满是难以抚平的皱褶。

高三那年,我们正在上晚自习,外面下了一场十几年都难见的暴雨,真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,雨水冲坏了一切,包括电源。百年老校就这样陷入一片漆黑,可没有人觉得恐惧,反而一种兴奋油然而生。

我把手伸出窗外,手被雨点砸得生疼。老师把手机发下去,让我们打开手机手电筒,大家借着那一点光,开始兴奋地收拾东西往外跑,走廊里乱作一团,各个班的学生都在往外冲,背着书包,跑下楼梯,欢呼着冲进那一场雨里。

有同学不知道从哪里找了几个巨大的塑料袋,一个套在书包上,一个套在头上,然后就开始往地铁站冲。风将塑料袋糊在他的脸上,书包随着奔跑的节奏来回晃动着,发出沉闷的声音。

路边的霓虹灯在飞快地倒退,被雨水打成一个个模糊的光影。我和三四个朋友挤在一把伞下,往地铁站跑。我只记得那天的地铁是有生以来最挤的一天,女孩子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,生怕被人流冲散。

明晃晃的灯,拥挤的人潮,吵闹的声音,还有被挤坏了的雨伞。
高三时那场突如其来暴雨,是我对雨最深刻也最鲜活的记忆。

后来我看到有人说,我们难忘的其实不是暴雨本身,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,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该有的样子。



雨燕
季诗涵

从天津到海南

吴雨轩



气氛的转变是从妈妈寄来了天津的特产大麻花开始的,我将麻花仔细分成四份,挨个儿送到舍友手里,这些天津特产,仿若一把钥匙,悄悄打开了彼此的心门。

从那之后,宿舍书桌的角落,慢慢堆满了温馨的惊喜,北方的红枣、南方的蜜饯、海边的鱼片……舍友们围坐成一圈,边吃边聊各自家乡的风俗。乡音在笑声里交融,陌生感也慢慢消散。

真正的彼此熟悉,发生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深夜。那晚,我忽然发烧,浑身发烫,头昏目眩,在寂静的宿舍里忍不住咳嗽,我怕扰了舍友休息,可咳嗽偏偏止不住。

有人匆匆下床找药,有人端来温开水,有人拿来湿毛巾帮我擦拭额头,有人细心安慰……一句句简单的话语,像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我身体里的寒意,也抚平了我远离家乡、无人照顾的慌乱。那晚,灯光始终亮着,有人半睡半醒守在我身旁,有人时不时起身摸摸我的额头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这间小屋就是一个临时大家庭,大伙儿因特殊相聚在一处,彼此互相关照,维系着特殊的情感。

思乡的情绪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,或许是尝到天津风味的饭菜,或许是听见熟悉的乡音,或许是遇上委屈的事,望着窗外人来人往,便会不由自主想起家里的灯光,想起妈妈做的饭菜,想起家人的句句叮嘱,令我一下沉默不语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总会有人轻拍我肩膀,挨着我坐下,和我聊起思乡的心情,分享各自家里的近况;或是拉我去操场散步;或是一言不发,只静静陪着我。就是这些简单的互动,给了我满满的慰藉。其实大家对家乡的眷恋之情都差不多,这份彼此之间的理解与陪伴,成了我们抵御孤单、温暖前行的支撑。

日子一天天走过,舍友们早已没有了最初的拘谨与生分,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,不再有各顾各的疏离。晨起时互相问候,学习上相互督促,遇上难题时一起探讨,生活中相互照料,若是有人心情低落,就会有人耐心开导,大家互相分享学习中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里的琐碎烦恼,把宿舍变成了满是温暖的第二个家。

从天津到海南,我的大学生活刚刚开始,未来的求学之路,将见证我心灵的成长,记录我学习生活的每段历程,大学时光将会成为我最珍贵的记忆……

(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2025级本科生)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七三期
青春园地作品专版